



迟来的 春天

1512-45
52
2

1980.11

迟来的 春天

〔苏〕伊·沙米亚金著
杨衍松 周柏冬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长沙

迟来的春天

〔苏〕伊·沙米亚金 著

杨衍松、周柏冬 译

责任编辑：郭锬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20,000 印张：15.625 印数：1——37,760

统一书号：10109·1306 定价：1.16元

前 言

继《装甲车‘列宁同志’号》、《多雪的冬天》在我国问世之后，四十年代末期崛起文坛的、以细腻刻画人物性格著称的苏联作家伊凡·沙米亚金的长篇近作《迟来的春天》的中译本又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因此，读者对这位坚持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写作的白俄罗斯作家并不感到陌生。

伊凡·彼得洛维奇·沙米亚金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Шамякин) 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卫国战争结束后，二十多岁的沙米亚金的第一部获得全苏声誉的作品《潜流》问世了。这部作品成功地描写了苏联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沙米亚金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史实为题材，创作了《装甲车‘列宁同志’号》和《第一个将军》、《掌上的心》、《祝你成功》、《桥》、《危险的幸福》等中、长篇小说。其中有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作者在《迟来的春天》一书中，通过小说主人公——白俄罗斯某城市总建筑师马克西姆·卡尔纳奇的遭遇，较为广泛和深刻地触及了苏联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富有革新和进取精神的卡尔纳奇深深地热爱自己的职业，渴望以创造

性的劳动来建设新型的城市，为人民群众提供舒适、美观、没有污染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造福于子孙后代。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却受到了种种阻难，不能付诸实现。当总建筑师挺身而出、为维护建筑科学本身的权威性和科学性而斗争的时候，却遭到官僚主义者和一些投机钻营者的打击和压制。卡尔纳奇自动放弃市委委员候选人资格一举，更被视为“轻狂”和“不可思议”，招致市委、州委头头们的不满和忿怒。忠于职守、为人率直、敢于与官僚主义作风和市侩习气作斗争的总建筑师竟然被解职了。作者虽在故事结尾时提到主人公几经曲折，恢复了职务，但岁月蹉跎，春天姗姗来迟……。

本书原俄文书名为《Атланты и кариатиды》，系古希腊文的译音。Атлант是希腊神话中巨人的名字，因参与反对宙斯的斗争而被罚以头和双手支撑天空。Кариатиды则是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妹妹的神殿女祭司。后来，атлант和кариатида这两个神话中的人物转化为欧洲建筑学上宫殿、大厦中支承重荷的男女人像柱的普通名词。该书可音译为《阿特兰特和卡丽阿季达》或译为《男女人像柱》。但考虑到上述两种译名都不易为我国读者所理解，所以在出版时我们根据书的内容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书名改为《迟来的春天》。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〇年八月

主 要 人 物 表

马克西姆·叶夫齐希耶维奇·卡尔纳奇

——某市总建筑师。

达里亚·马加罗夫娜·卡尔纳奇(达莎,达申卡,阿达尔卡)

——卡尔纳奇的妻子。

薇塔(薇里亚,薇特卡)

——卡尔纳奇的女儿

维克多·舒加乔夫(维吉卡,维佳)

——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建筑师,卡尔纳奇的好友。

波里娜·尼古拉耶夫娜·舒加乔娃(波里娅)

——舒加乔夫的妻子。

薇拉(薇尔卡,薇拉奇卡)

——舒加乔夫的女儿,建筑学院学生。

瓦吉姆·库拉根

——薇拉的未婚夫,建筑学院学生。

格拉西姆·彼得罗维奇·伊格纳托维奇(格拉西)

——市委第一书记。

莉扎·马加罗夫娜·伊格纳托维奇

——伊格纳托维奇的妻子，达莎的姐姐。

玛丽娜

——伊格纳托维奇的女儿，中学生。

列昂尼德·米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廖尼亚)

——州委书记。

加丽娜·弗拉基米罗夫娜

——市委女秘书。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基斯柳克

——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

格里哥利·安东诺维奇·阿诺赫

——市政局局长。

布罗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马科耶德

——建筑师，卡尔纳奇的同事。

尼娜·伊万诺夫娜·马科耶德

——马科耶德的妻子，建筑学院教研室主任。

季莫菲·福米奇·普拉巴伯金

——退休上校，卡尔纳奇的亲家。

甘娜·季多夫娜·普拉巴伯金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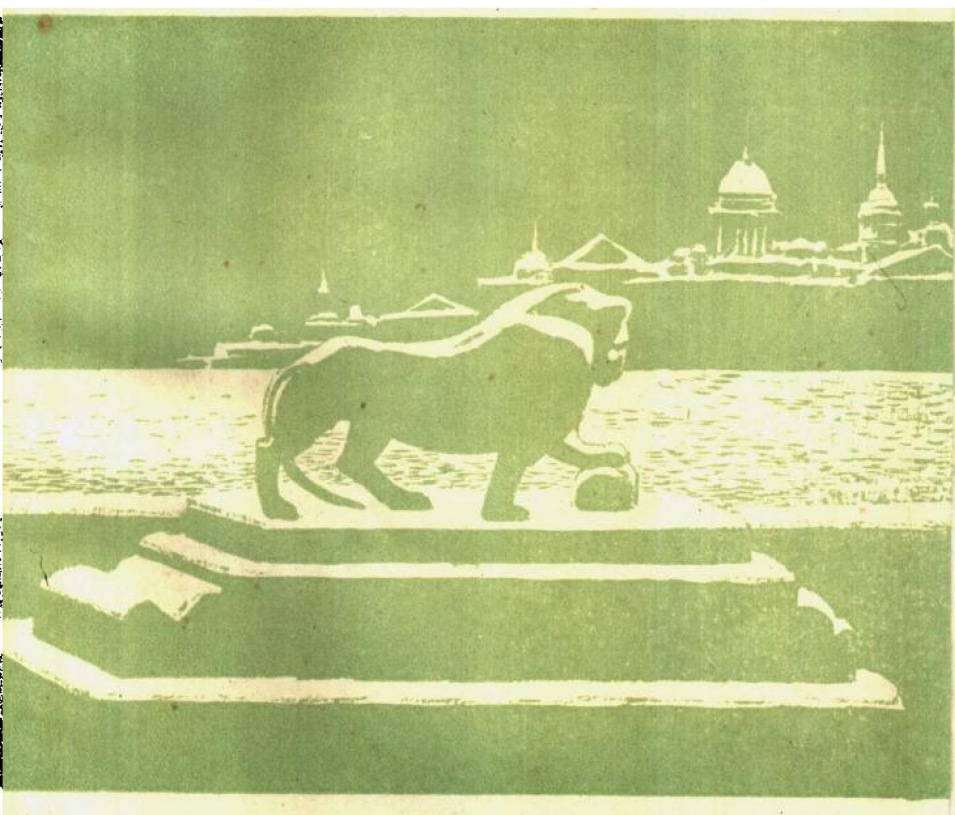
——普拉巴伯金的妻子，卫国战争中受伤成残的女战士。

柯尔尼·普拉巴伯金(卡里克)

——薇塔的丈夫，射击教练。

内 容 提 示

本书描述了白俄罗斯某城市总建筑师卡尔纳奇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曲折遭遇，较为广泛地触及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社会和道德问题。专心志致于专业、敢于革新、性格豪爽的卡尔纳奇自动放弃市委委员候选人资格一举，招致人们的各种非难和冷眼，直至被撤销职务。作品还揭露了苏联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病，鞭挞了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相互倾轧等社会恶习。虽在故事结尾时提到主人公几经周折，恢复了职务。但岁月蹉跎，年华虚度，春天已姗姗迟来……。



第一章

大街的景物冷漠相迎。北风夹着第一阵雪糝儿直扑脸上，犹如刀割针刺；那雪粒象一梭枪子儿，急促地一扫而过。阴沉铅块似的乌云被北风撕裂成一团团、一片片，仿佛是贴着屋顶、挨着造型精美的铸铁路灯的顶端，低低地、急速地在城市上空掠过。这些路灯恰好是他，卡尔纳奇设计的。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个工厂接受了路灯铸件的订货，为这事还使自己、使阿诺赫以及别的一些人都呕了不少的气。

星星透过乌云的间隙俯瞰人寰，闪烁着冬夜特有的光芒。在这里，在大厦正门前，路灯把那么多无影的白光投射在柏油路面上，它们并没有使明亮的星光黯然失色。而夏天，在路灯的近处，却几乎看不清这闪烁的群星。

北风从老椴树和幼栗树上刮下最后的残叶，又把它们从小花园追逐到正门的花岗石的台阶前。白天下过一场雨后，早先的落叶已冻结在柏油路面上，而现在飘落的那些枯叶已在枝头风干了。它们沙沙地滚过大街，去寻觅一隅栖身之地。

往常在开完这样隆重的大会之后，总是有人提议去吃一顿夜宵，于是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先在饭馆里喧闹一阵，然后乘车到一个人的家里去，这就要看谁家的妻子对这种更深夜静的拜访更能热情和宽容相待了。

今天却无人相邀。有的人视而不见，从旁边悄悄溜走了；有的人则彬彬有礼地用手碰碰帽沿，匆匆道别。这时，马克西姆想起来了：当他宣布自动放弃候选资格走下讲台时，两条腿是多么奇怪和异乎寻常地感到一阵瘫软。真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他一眼看到大家把手举了起来——看到那手臂林立的情景时，他的心脏似乎突然停止了跳动。人们好象是兴高采烈，怀着报复的心理把手举起来似的。诚然，有的人是要报复的，特别是那些醉心于升官晋爵的人，那些认为别人受到不应有的重用而自己屈才的人是要报复的。这些人心里会想：这回可出了一条好汉啦，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作点广告宣传吧。宣布休息后，许多人都站在过道里，给坐在前排的人让路。他走了过去，人们有失礼貌地对他反复端详，仿佛他是一个捅了乱子的人。

这种过份的好奇心使卡尔纳奇心里烦躁。

市政局长阿诺赫，是在工作上同他冲突最多的人，故意在休息室里大声嚷嚷说：“你不觉得这个地方栽到水洼里了吗？”他拍了一下自己那肥胖的臀部。

马科耶德抓起卡尔纳奇的手，使劲地握得发疼，说道：“老兄，紧握你那刚强的手。老实说，我可没有胆量这么做。你赢了！你赢了一分！”

而维吉卡·舒加乔夫就在盥手室里走上前来，责备马克西姆，当时他正好洗完手，一面对镜梳头，一面欣赏那洁白如雪的泄水盆：它在黑瓷砖的衬托下，黑白分明，煞是好看。

“你要把头发梳得油光滑亮么，英雄？”维克多不管旁人在场，喊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呵？你这个倒霉的茨岗人*！”

“我干了什么不好的事了？”

“你还要装腔作势吗？你以为福尔图娜*会永远把抹上香脂的脸儿伸给你亲么？有朝一日她会把你光溜溜的屁股叫你瞧个够的。”

维吉卡怒气冲冲地发了一顿火之后，马克西姆暗忖，也许是有什么事真的做得不对头，或者可以有另一种做法吧：譬如说，在召开党代会之前，先对格拉西姆表明态度。不，他可不能向连襟先提这件事，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能否被提名为候选人呢。没有被提名就声明自动放弃候选资格，那简直是胡闹，伊格纳托维奇还会以为他想用这种手腕硬钻到市委里去哩。

现在，当熟人们从旁边一个个地走过的时候，他又一次意识到：自动放弃候选资格一举已使他和某些人疏远了。

有时候，一种新的激情在一个人的身上占了上风，压倒了经由长期的思考、多年的探求和传统、习俗、环境的影响而形成起来的東西，他就很容易听任这种突然爆发的情绪的摆布。而常常又有这样的情形：到了第二天，他就对自己昨天的迷恋、

* 茨岗人即吉卜赛人。

* 福尔图娜——古罗马的命运女神。这里指运气、幸运。

冒险、武断、怀疑以及突然产生的同情或反感，觉得可笑了。

那么，明天会怎么样呢？我们且拭目以待。今天，卡尔纳奇站在大厦入口处的挡雨板下，伫立在灯火辉煌的平台，却感到内心发冷、难过和孤独。上哪儿去好？同谁去谈谈心？他真想再回到玻璃门后面去，回到暖气融融的休息室里去，回到那宽敞的、现在灯火已经泯灭的大厅里去。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十分乐意地在这里徘徊留连，即使只有一次机会能跟自己设计的建筑物单独地呆在一起也好，最好不要有验收委员会在场，也不要喧闹的人群在场，就象他在设计时同它一起度过的许多漫漫长夜一样。那时他是这座大厦唯一的主宰者。要是能把整个大厦直至它的各个部分都从容不迫地细细察看一番，那该多好！看一看建筑工人是怎样体现自己的设计意图的，看一看哪些地方同他四年前在脑海里构思的大厦是相符的，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什么地方建造得好一些，什么地方则建造得差一些。他立即对自己的这个想法觉得好笑。还看它干什么呢？他还能做什么改变吗？现在他已经不是大厦的主人了，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享受他心血浇灌的果实。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昨天早晨，他心情激动地来到这里。他一向认为，能给他带来真正快乐的，是创作的过程，而不是创作的结果。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象昨天那样渴望看到第一批来访者——党的积极分子们是怎样看待这座大厦的。他当然想听到称颂，甚至是赞扬备至的话语。客人们却象主人具有的态度那样，反映平淡：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内外装饰，无论是陈设布局还是照明设备都不可能使今天的人们惊奇莫名。通常，谁也不注意观察那些使

大厦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使它列为艺术珍品的精雕细琢之处。也许在一定的時候需要有专家、内行发表意见，然后大、中学生和旅游者才会前来，倾听旅游向导的讲解，昂首细看那些独具一格的雕枋、檐壁、柱头或者还有建筑式样上的某些细节。

在党代会召开的两天期间，他听见的只不过是这样的评语：“房子盖得还算可以。”

“真舍得花钱哩。钱多总会盖出好房来。突破了所有造价的限额。”

有一个代表问道：“是从哪儿弄来这种瓷砖的？大概是进口的吧？”又是那个阿诺赫回答说：“你要是有一个连襟当市委书记，你也会弄到的。”

只有一个人，就是内务部地方管理局局长库罗斯列波夫上校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他张开两臂，环视休息室说道：“我要祝贺建了这么一座大厦……真不错！莫斯科都会羡慕的。两天来我一直找您，要向您祝贺哩。”

不过这是在提名候选人以后的事情。马克西姆清楚地记得，这两天他跟上校碰见了好几次。

委员会验收这座大厦的评语是“优”。可是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建筑人员的功绩；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是从马克西姆的不眠之夜开始的。自然，同行们不是这样。维克多·舒加乔夫就建议过，应该在这座建筑物上标明建筑设计师的名字。大家虽欣然同意，却没有一个人去定做这块牌子。总不能叫他自己去定做吧！

历经漫长岁月之后，历史学家只能从档案里知道设计者的

姓名。他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在想显姓扬名哩！他跟某些同行不一样，从来不愿自我欣赏自己设计的楼房。他倒是常常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由于不满意建筑人员的工作而训人，随后，他就被新的创作构思所吸引，很快忘却自己设计的成果，淡漠地在它面前走过。

这座大厦建造得很不错，超出了他迄今设计的所有建筑物。不难看出，他比较欣赏它，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奇特的想法。

马克西姆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漉漉的台阶。挡雨板设计得还是太短了，雨能飘进来。他信步迈上柏油马路，一眼看见了舒加乔夫。维克多竖起衣领，站在街对面的栗树底下。毫无疑问，这是在等他。维克多不是代表，必须在投票选举之前离开会议大厅。那么他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了。即使从远处也能看出他的鼻子冻得发青了。

卡尔纳奇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宛如大冷天喝了一盅酒似的，心里感到舒坦和高兴。维吉卡真不错！要是你又要吵吵嚷嚷和骂人，好吧，这倒挺有意思，可以学学你那个样儿，开开心，逗逗趣。

舒加乔夫从栗树荫影下走了出来，一句话也没说，翻了翻大衣的领子就并肩同行。马克西姆怀着一种孩子气似的恶作剧心理，也打算一声不吭，倒要瞧瞧这位好友怎么开口，讲些什么。

维克多说道：

“上我家去，吃顿晚饭。”

一团又甜又咸的东西堵住了嗓门，一下子叫人喘不过气来。

马克西姆停下脚步，转身面对舒加乔夫。后者猜想马克西姆会说出他们两人都不喜欢听的温情话来，于是带着有点粗鲁而嘲弄的口吻问道：

“你撞到什么邪魔了？不要那样瞅我，好象我是芭蕾舞女演员似的，我不会给你跳离奇古怪的舞步！”

“维佳！你说话可别拐弯抹角好吧，”马克西姆笑了起来。

哪有什么拐弯抹角的！舒加乔夫早就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可以劈里啪拉地说出一通难听而刺人的话来。但是，他不是那种打完架晃拳头的人。那何必呢？最好是平心静气地仔细想想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招致的后果，这才是他想要做的事。他毫不怀疑，卡尔纳奇采取这出人意料的、莫明其妙的举动是会引起后果的，那当然是不良的后果喽。

他们走到一条中心大街上，对面是一家占地半个街区的、灯火辉煌的大食品店。

“我们先上这儿去，”马克西姆提议说。

“看来是该上那儿去，”舒加乔夫表示同意。“我们家里什么东西也留不住。伊戈尔这个坏小子，就喜欢好酒贪杯。”

“这是做父母的天真。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不好酒贪杯吗？他不是才十五岁，而是二十五岁了。”

“你说说看，所有命运的宠儿都这样想入非非么？”

马克西姆不明白，维克多对儿子的不满同他说的这句话究竟有什么联系。但他们已经走到酒品部前面了。在这样的傍晚时分，这儿已排着长蛇似的队伍了，此时此地发空洞的议论是

不适宜的。

“要点白兰地吧？”马克西姆问道。

“喝白兰地，我可没有裤子赔！”舒加乔夫生气而大声地说道。

“我不会剥下你的裤子来的，”马克西姆轻声地责备自己的朋友。排队的人都转过脸来瞅着他们。人们带着善意的微笑看看舒加乔夫，以阴沉的目光瞅着马克西姆身上的新大衣和呢帽。

马克西姆离开酒品柜，朝香肠柜走去。

舒加乔夫吃东西向来讲究口味，这时也犹疑不决地劝阻说：

“别买了。你不光买喝的，还带吃的进门，波里娅会把我和我都骂一顿的。她会生气的。”

“你老糊涂了吧，维佳！”

“为什么？”

“分什么你的、我的。我们以前这样分过吗？干吗叫波里娅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维克多叹了口气。

“唉，我们都老啦！”

一个排队的年青女人转过脸来，打量了他们一眼，那目光跟酒柜前排队的人却不一样。她微笑了一下，不知是因为听了他们的对话，还是因为对他们的年龄和外貌估量了一下而觉得好笑。

走出大食品店，马克西姆说：

“我真不懂这家商店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建议他们重新布置装饰一下。他们这儿为‘自我服务’所作的平面布置太平淡了。也不知是哪一位官老爷提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目的——只是为了监督顾客。其余的一切，不但帮不了顾客和女售货员的忙，反而碍手碍脚。”

“你满脑袋装的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怎么能这样说呢？维佳，这可是城市的文明，是美学，是日常生活必需的……

“可是，我是头一次听说，要总建筑师去操心如何摆柜台。”

“撇开这些不说，我是这儿经常的顾客。我爱自己的城市。漠不关心——这可是心灰意懒的标志，亲爱的同行。”

“做买卖的人该有自己的室内装饰专家了。”

“首先得让他们明白，摆上这些动物兽类算什么玩艺儿。”

“我是痛恨‘自我服务’这种做法的。显然，我思想上不能接受这种东西。譬如说眼前吧……我什么东西也没有买，而监督岗上的那位胖娘们就瞟着我的口袋。真叫人讨厌和可恼。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偷。也真的想拿点什么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把一罐洋姜或者芥末塞进口袋里去。”

马克西姆笑了起来。接着他暗自思忖：每一件小事上都表现出人的性格。就说舒加乔夫吧。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并不比自己差劲，甚至可能还要强些，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工作上。大概由于他除了自己的设计之外，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由于他缺乏思想的广度、气魄，更主要的是缺乏胆略，因此，他就注定了一辈子只能是个普通公民。

在一件事情上，卡尔纳奇羡慕舒加乔夫——那就是他的家